九子全書

D13
130
22

門口仁13
號130
卷22

張榜評攷據地數回用詳縷適古

管子卷第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

姚樞評陶天下及刈莞語勿異

楊慎評丹沙黃金一段如雲珠玉滋此亦文之見榮者也

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

葉水心評金從水出以制用

沈鼎新評天地財利善用之便不竭

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敎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劒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上

奇絕

柯潛評金玉等物非先王不能制

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

朱養純評守財能因全在理號令

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役而競取粟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

孔頴達評亦是一意

鼓。十二解春通間散巨橋也。百鼓之粟不行。聖王爲術愚民而漁之乎。其不然與。言利挾數之家。自爲說可。如之何重言以誣聖。

民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以避

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

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咭鹽。百口之家。百人咭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沸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墻。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并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沸水以

張嶲評行權以宜民民不知

曾彥評善用本自富

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春通）主母聚傭煮鹽。先以垣墻。四者愚民而行權也。法術之家。必矯于權。附于正。以行其私。耑以私禁。民起爭之矣。管氏內政寄軍。本陰術也。故後人以其陰託之。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朱長春評散散敘次文議俱有可觀澹而奇簡而辨周禮之下大戴之上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

梅士享評聖王鼓舞萬民要在默運其機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以除害而兼之得利故財幣不屯于上而猛獸已除于下

郭正域評列述數聖大會骨氣遒古

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祕鋒芒不以示人行機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非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春通〕勝禽獸虞人獵戶能勝執之者下亦言猛獸勝於外謂珠玉之外兼用皮幣故並舉之仇與下親戚之仇應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

楊忱評皮裘等用亦故然之習

沈鼎新評用原隨人非堯舜必用數

皮雙虎之皮以爲裘〔春通〕有君右虎裘公子虎裘未聞裘何必言雙旅幣有虎豹之皮雙武之皮其爲庭實耶委質如委贄耶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幨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幨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七亦反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春通〕古衣皮庶人質裘士大夫以上文裘犬羊賤豹狐羔虎貴物有定價習有故然玉珠之貴于金亦數也天之生物數不齊而謂堯舜用數乎大誣聖矣物異而少必貴多而常必賤貴者領賤賤者從貴物本然用隨於人亦然以珠玉皮幣貴爲輕重數也則五穀米麻之於麥菽亦聖人數乎哉

李泌評以數制二五則財用不盡

朱養和評守口耳目便新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準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醎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春通）此天產陽地產陰爲二。金木水火土爲五。七者人之取財用盡矣故曰二五。童山竭澤。上無以制之。天地不足以共故以數制謂國機

沈維垣評輕重法甚嚴前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

何俊民評封君之臣語奇情

郭正域評因兵奪農而賈人得利非癸也

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讎厭（春通讐厭。舊而足數也。）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

李泌評上操本始利始有所歸

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癸焉（春通漢吳癸反無鹽氏一歲息十倍。）乘於兵加之數也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春通操本操始上專守利之本始。則末流之重能以輕救之故民不得爭末卒之利矣。）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春通在涂衢塞後之關權本此。）立貴而行君衡其賈也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貴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

岳正評利在特輕以制重

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按別本二十作世字下放此春通左右卽陰陽

蘇軾評調用儲貸法極周

卽貴賤之數特其輕而以重相因則利常倍盬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苦四時羨以備賞春通輕重五穀以調用則賈不得市三分之間積餘臧羨以備賞則天下不得重封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怪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

沈鼎新評奪富予貧故能一天下

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周元會評人與兵食何可去

黃震評守平虛與禍居句韻雋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碈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

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孔穎達評金從穀幣爲高下則用利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

楊忱評金權馬制揆度最當

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春通輕重黃金上比下比以利用珠玉恒重刀布恒輕唯金居牛從穀幣高下）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春通高下中幣金之權百千萬乘馬之制此亦所云揆度）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

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

張榜評百乘千乘萬乘立市處確然

越用賢評惠賜周恤故民皆用力趨時

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謹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筴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饑者二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饑寒凍餓必起於冀

朱養和評先王謹始正以防飢寒

姚樞評秀色如沐

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糧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撕民也輕重不調無糧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朱長春評三代尚忠質文數殊用一如此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

劉勰評輔巳一民安巳各有其法

者輔巳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巳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春通〕驅猛獸以利民曰逃爪牙弛山澤以予民曰童竭君智不足謂其無所操重也彼法中說如此夏尚忠乃不益利閉智能非以明民是謂輔巳商尚質乃無牢不利器反淫於無僕以壹民心周尚文故官能備物以人御人偃武右文以爲固而安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

張嵲評五家之法非後世專利之弊

沈鼎新評好譏亟變是其輕重處

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爲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春通〕固山澤而童竭之利筦于上矣械器益利而搏流守其重矣出金通幣利布于泉矣菹丘駢牢畜蕃于澤矣借五家以行巳輕重五家本法不如是也故聖之所設盜之所藉無恠乎絕聖棄智蓋塞源之說哉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春評〕好譏者嚴

察於下，亟變者，權術于上。譏而用變，變以乘譏，此所謂輕重哉。貨殖化居之牟利，無出於此，然有不亂，有不變，猶有恃之者，固猶勝桑劉之狥利乎。要于不言遠矣。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誣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春通〕天下有暴君，聖王之藉，非術鉤之，勢致流然。夫

物士享評伊尹必不以薄女之文繡纂組得桀粟而奪之流此好事之誣然自可爲君縱樂者之戒

桓敏政評來財致民創議遂演

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窌，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春通〕長假，補助之謂。長度，漏澤之謂。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

海士享評湯必不陰事女華曲逆以傾桀此好事之誣然自可爲君信嬖寵之戒

蘇軾評陰陽語奇而詭

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春評〕史以陰謀誣文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激以非聖而名法權數之家有挾以誣聖此戰國策士之藉口哉亦其積心然七雄兵爭二百年無已計唯陰謀一策可定于一故王繚李斯之說行而間金朝出天下夕卷此爲陰陽之議合而成其爲天子哉三代以下世運固然獨不可自行而無那重言誣先王也過矣

岳正評五戰義鑿然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茶首之孫仰

沈鼎新評强非富不足則輕重宜衡

傳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奈何〔續按〕如字當作之字言輿死扶傷之孤也。荼首。白首也寶字或是室字言持戟死事之害此三等人。在所當恤。而欲予之財幣而給養之也〔春〕〔通〕傳戟。謂死事。寶。謂賞言白首之孤孫。仰死戰之賞。何以與之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春通〕策士但言富强。然必先富而後强。故輕重詳于足國。乃及足兵焉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

朱養純評國勢强于民心信夫

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鏂之數不得爲侈弇焉〔春通〕曰平是賈不左不右。故不得侈弇。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鏂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

沈維垣評酸然一語更奇

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簟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春通）此句言人力不可恃舍牛馬之力無因而上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

曾彥評生不若聚窺利之原

楊愼評壺酸則蚊至委骨則狗來

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軫（苦禮切礙也）者而重藉於民奉繕王而使弓弩多匡軫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之舍近鵾雞鵠鮑（音保）之通遠鵠鵾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匈弓弩無匡軫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鵾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鵾雞鵠鮑彼十鈞之

弩不得蓑撒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匊而弓弩無匡輈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固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

鄭正域訂宇民聚畜俱不相藉鬼神心未然

梅士享評前云立祈祥以固山澤正謂此

朱長春評祭之用魚幾何而曰百倍異日說莫鄙兒戲耶

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爲脯鮑以爲敬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所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

朱長春評春秋之時越荒遠小侯耳曰莫強是鬼藏而露是也

海士享評前海王因入之山海假之名

有山海之國此因國之無本曲隱教之爲利涉之民皆善相天下之機而預握天下之權

楊愼評水齊者齊之于水

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薔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薔。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

蘇軾評令禁一節亦不專利之意

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俾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轎。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聞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梅士享評若國手奕棋局局日新不必一枰之爲准故于楚于燕于齊無所不可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煑。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薔石也。（春通）黃金中薔石。以土不操。輕重。而重者輕也故曰不工不善使天下得倪而是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煑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反）煑沸火爲鹽正。（有鹽而又能善積音征）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

朱養純評禁煑鹽而託以農事戒自大夫權之用陰也

朱長春評當時分國可用糶鹽自罷封建有行而無糶然則下之食鹽上之引

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春通）庸。募役也。與傭同謂趣民于農不得募聚以煑。而煑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煑鹽之人。本意禁人煑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爲權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遠饋。而食圉。圉。與禦同。）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善易。金）

鹽相減于古不知幾矣

楊恍評賈人乘弊是通病

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有金而又能善）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

李泌評謹守處宜思

朱養純評一財耳爲給爲斂法亦便

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筒曲之彊。若此。則絓絲之籍去分而斂矣。（續按。謂蠶月。君以游財。給民之養蠶者。口食筒曲之用。至蠶熟。則去分絓絲。以償昔日游財也。）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

葉水心評守洩互用斯能制輕重

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春通）木末之子民務相乘。六時制之。趍于農。而輟于賈也。不至之時用守至用泄。則輕重在我。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爲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

沈鼎新評易夕具而一怒攘利何極

張榜評君不得不求于民奈何無止

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亾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張嶲評藹然王模

〔春評〕孟子用一緩二之說。朝令夕具之衡也。正欲其薄。又欲其緩。後世催科。急于場功。今穀入于市貿之第。半歲而彼收廢居什二。三農折入三四矣朝令一怒之說。可爲暴征徵。顧以反而用之守重流。則又賈而王也。可以恤其病。不可攘其利。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鎒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饉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竊咸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斂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

孔頴達評此問有軫恤深情

臣正評可因不因便非好心

奉車莘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桀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桀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春通穀金幣爲三准操輕重以流爲同筴能爲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朱養和評兵貴巢可慮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

郭正域評審金粟輕重之數可無憂用矣

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獲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姚楩評人皆爲利死

管子曰湩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績按用食用也）言勇于取戰死而不顧者爲有重祿而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于利也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于朝爵祿不隨

蕭軾評慕祿賞則無遠險

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必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梅士享許非貪四夷寶玩也所以通其貨于上國令彼亦自珍其貨之奇期于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

燥若軒漢變若水雲他卧切

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旃落毛也服而以爲幣

必達且得以歸塗之便載吾國之贏亦招遠一策也雖然使管子當武王之時承太王王季文王之積德澤洽于天下其招遠又不止此

乎禹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舍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止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辟也然後八千里之禹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瑣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立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朱長春評崑崙去中國甚遠漢窮河源猶非眞崑崙也此曰八千里意西蕃別有各國如此西天之類耶

春適珠象文皮白璧琳琅彼以爲產我以爲幣則四國之產皆爭讐其寶以爲利。而我得因其利。以制其命。何也。彼不通于上國。則壅利而無用。通之必于朝。用之至。今中國四方之夷屬職貢者。皆厚往而薄來。我不得其利。而彼得通其利。故蕃夷珍貨。市于京師爲其以市而貢。而我因以市爲服也。此中國馭夷之大權也

管子卷第二十三終

楊愼評流之殺也飛鳥下走此疑于蟻渡矣

管子卷第二十四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參評

唐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

劉勰評色澤娟好

朱長春評沛金本于丘壤東西南北于朝夕都不相

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春通王德不至諸侯受其怨民以興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沛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沛水

沈鼎新評說國策之成鑿然

柯潛評如列海珍山寶

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戴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

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慶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耨一椎一鉏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缸一鑽一鑿一鉏奇休切鑿屬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鉏時攝切長針也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

蔣軾評繼悉畢燭

郭正域評量重計贏數語不減王者

朱養純評義則饒淫則貧同下民與國

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祿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春通虜者奴使之也疾爲上作是爲上奴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濟諸侯敢鍾之國也績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濟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濟諸侯敢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欲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春遹沃土之民

孔頴達評輕重高下宜通

淫。痔土之民義。此言沃土之民貧。墝土之民義。生於義。貧生於淫也。故關中三河甽收。不及江南什七。而富什倍。秦趙之間。萬金之家。布衣兩截。蔬食終歲。江南千金之享。溢於正庡。觀其所用而民俗可知也。

諸侯甽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庡山諸庡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諸庡十鍾而不得傳。戟。猩諸庡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亾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春通五穀生之于下。金布筦之于上。操其筦以通其生。而輕重之故予爲奪。奪爲予。是制其通以御其命。

張嶲評斂彊求最足府怨

楊忱評食爲民天少則不能令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亾。待五穀者衆也。泉雨五尺。以喻人君惠澤及人之淺。不足以鼓舞其民。而取辱也。國之委積之食。亦若是

朱養和評語
遒上懇摯

之淺少者。國必不可以戰守而亾。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强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强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强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亾。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

沈鼎新評辟
方都全在因
天辨地

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

張榜評賞士之術大有籠駕

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

朱長春評報德曰爭名此素賞得要領處

沈維垣評衆心成城信然

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

葉水心評籌曲防得體

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皁。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趙用賢評不入公稅瘠弱殊可危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堰壘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强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春通）其一公族采地世祿。不入于公稅也。其二棄土不毛。不入於公稅也。其三近郊村落自古土爲耕。不入於公稅也。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强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

朱養純評置屯籍農亦一法

梅士享評有兵無兵粟藏

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爲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數。囷。丘倫反。窌力救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囷窌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囷窌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囷窌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土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

直豫

李泌評令農夫勸事便是益

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堨壘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

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春通）藏即今俗所云露積也積之于野人將發盜必城藏而後可如今露積之外有垣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春通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澄明也明穀則

程敏政評城藏正以益農

郭正域評持籌確然

習常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何俊良評四秋立論新矯闢施

曾彥評儘纖悉

管子曰唯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朱長春評按管子輕重十二篇本文盡矣雖僞猶有可觀所云甲乙十篇又後好事借名勦說而演之改頭換面附根生枝至駔賈之所不屑童兒之所不可欺如是能爲國乎況于伯議既陋鄙文亦稍爲訂次之甲尚水謬乙以下可廢

輕重丙第八十二 十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楊士亨評此陰謀也春人以肥巳管子必不爾姑取其朝天子耳

沈鳴新評借石壁以收財托天子以令入亦是詭處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刻石。刻其菌石。尺者萬泉。八尺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

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

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

楊慎評此竈下之言奚奴之所矜詡也

梅士享評爲天子之養不足以此號召天下雖譎而而正矣

楊慎評秦漢之君因而求之楊馬之文謹而志之是可發粲

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朱長春評。桓公九合盛伯。所少止一朝耳。非春秋爲案。石璧菁茅。勉于王哉伯烏以命之。雖然。此猶借朝以行寶者也。輕重家之託術。因而託言。不自知兎藏之露也。東周不上不貢。至求車求賻求金而設一令。能使諸侯執弓璧。又能禁入焉。則何藉于桓之一匡耶。其從禪也。又其微也。石爲璧束百金。又近塵飯桂薪。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朱養和評行事終不越數子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

姚樞評臚列利貧萌劃如指掌

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沸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

蘇軾評又歸到反號令

朱長春評賈主市也君令

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鐻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十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

朝賈令市君操一物出以曰中純萬錢何市而信之一枝一鼓以決子息而焚責券富將立貧不徙則亂耳

人有鐻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俾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沈維垣評因之一字乃制天下要樞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茈之於萊純（奇譬）錙緺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纂茈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綦茈而反準於馬也（春通）純錙甚微耳而中十金故纂茈空空則市難得故以馬作見錢而易之是失茈而反准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爲釜）百泉則鏂二十也（斗二勝八合曰鏂烏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爲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

岳正評納東賑西故準平

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阬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未長春評四守皆民之必急市賈之必迎上守其謝下何以禁其迎禁則旅絕市擾民貪國亂

黃震評此假神以罔衆

龍鬬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春評卽墨之天師破燕非以神威敵以神安圍城之民而壯之也此龍鬬而朝八諸侯何居誰欺乎謂人可愚自愚也況乎以愚愚。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憂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

沂昆新評託利于天巧取于人祇益其仇耳

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春評〕不以修德肆赦弭天之災而乘天嗇爲利乎民亦有心何能矯誣慢天瀆人曰唯財之以財不可以一人守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

柯潛評形容陽城大夫如畫

朱長春評此猶繆而近于正黜一人而國徧施

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粖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母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轉折

梅士享評此亦詭計不可復也姑取其不忘戰士耳

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業也。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旌表也。皆塞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師執折簨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賚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佣耕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周元會評動以父母獲其財貲謀甚深至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璩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

朱長春評人君將禁游俠以歸本業漢法刑三人飲而縱挾彈懷丸男女襍水上乎抑賣之買即賈貨賈何遽貧

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蟁虻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宐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蟁虵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春通）市多屠酤。水通于市。則汁肥于水。水之肥者。鳥蟲所集也茂苑豐水。民所樂。燕飲游嬉。空市之民出治游。則市之貿易者少。貿少。則物賤。物賤。故賈貧民富。

朱養純評去樹禁游關係極大

朱長春評上開游此禁游不計自矛盾乎游手游俠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蠒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

之民何渠必樹下眯目而望山童子塵塗之戲耳

葉水心評璧聘囷京人爭趨名矣

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春通〕其害去則其利興。無游民。則無曠土。江南所多淫民。無千金之家。游處多江山爲之祟也。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大囷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問也。賜之以璧。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囷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

何俊良評攷核精

楊愼評國不與賈爭趣第

姓也。〔春通〕君禮于有功。囷京何功于國。而璧聘以名。則爭效焉。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囷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湃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墆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

曰君操賈趣則奈何

梅士享評窄物之始終而謹守重流視歲之高下而藏鏹豫戒故曰左右之流君獨因之又曰物之賈吾已見之也

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春通〕三原從穀幣之准軌而通之布穀六畜即廢居之說從有餘不足調輕重而御之公曰何

張榜評三原極有方

沈鼎新評守物以御此爲精當

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春通〕術市也經術之衢市在焉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春通〕常布之急守布而籍麻即上以織籍絲則麻輕而籍多五而十之其賈倍及麻之織守麻而市布即上籍絲撫織則布貴而賈高五而十之其賈倍又以重布而決諸侯之賈

郭正域評窮源至寬崙

故云二十齊。即上再十倍。其賈之說也。右高左輕。右守左散。始右守布。既右麻籍。高下徐疾之決也。右左。即輕重之變文。籍。徵也。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續按〕刑作形是。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踡。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朱養和評如此則鬼神不能竭其源

可箴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峚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

劉勰評輕重成王是頂門釘

沈鼎新評敷列數聖人之化似琪花仙草

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鐩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腊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蛮韘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峇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

梅士享評起周室之祀乃管子本意

朱長春評以下策可言不可行奕之變只一局宗之變只一姓百谷之王一水也何貴乎徒多

梅士享評以後因魯梁萊

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强聘享不上公其弱强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春通）千即阡阡之穀兩畔爭食之比千隣界

蠭螫也齒之有脣也（蠭古蜂字螫音尸亦反言魯梁一國常爲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綈（徒奚反繒之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

莒楚代衡山不過一術諸國何若是愚齊又何是術之必行也計淺而書僞不足盡美

綈矣。桓公曰諾。卽爲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爲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絏繑而踵相隨。絏繑。謂連續也。絏息列反。繑丘喬反。車轂齧騎連伍而行。齧。齧也。上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齧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綈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

曾彥評到底用此術

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新也。應聲之正。春通。應聲之正。應君之令而征也。無以給土。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卽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糶十錢。穀斗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桓公問管子曰。民饑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墻垣壞而不築。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濶。濶。涂也。其年民被白

楊愼評清中而濁布理緻密

張嘄評即前去拊法

朱長春評以下多複言無

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土室屋漏者得居墻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埒也衆鳥居其土丁壯者胡九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以一時爲長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幷爲之奈何管子

當改頭換面耳

蘇軾評亦能愚人

柯潛評與楚以戰等事亦塗羨之戲

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幷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糶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强國也其人民習戰鬬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

周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鬬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卽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夫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卽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萬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卹敎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强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羅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芋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進用賢評此策最謬悠不可欺三尺童子輕重篇中說多類此其爲僞書無疑

黃震評此術果能服楚楚亦昏庸覺卯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
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
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怠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
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
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
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卽令中大夫
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
王聞之卽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
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

梅士享評載金錢求白狐皮依然故智

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
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
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
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卽將其
士卒願以下齊齊未出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
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
公而買之秦趙聞之（春通春秋安有趙代戰國人之露肘也）必與公爭
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

沈鴻新評代去其本又失其地而齊寡然得之謀何慘也

楊忱評械器一術亦迂

朱養和評魯削南齊削井勢不得不歸齊

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糶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李泌評因心理時煞有歸着

未養純評五行四時俱從月令而寓亦授時重民之

輕重巳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春通推曆時生于心合天於人聖人因心而理時八相乎天規圓爲天矩方爲地天生地故地在游儀之中衡南北以司日出入定二至四時此曆時之由生也度地有步候天有礜地與天相距南極北極相距之里數皆從矩生皆包渾儀之中）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絻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

遺意

何俊民評順春時以惠民

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春通〕期年久也漢行刑亦盡冬月止教民樵室鑽鐩墐竈泄非所以壽民也耟耒耨懷鉊鉛又擅權渠繉絲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姚樞評煦如春月

岳正評于夏禁傷夷正以養物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春通〕四之日千耜在此十日曰東作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春通〕主使如後沒爲官奴與城旦春之作天子之春令也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

曾彥評麥祀太宗黍太祖谷有所配

大衍滅三大〔春通〕大木大山大衍。夏曰蕃秀。禁傷其長養。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春通〕王母。即后媼土神。土旺夏季。社。夏至之祀也。記曰唯社出里。國人畢作。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春通〕秋曰嘗。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春通〕國也。五廟。小功者小祖。〔春通〕家也。三廟二廟。無功者無祖。〔春通〕庶人祭其先有田祭。無田薦。田以賞有功也。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春通〕沃。飲之也。以功得與于祖燕爲沃。即飲酬之舉也。記曰。君舉止于土。故無功者。立侍而外觀有功之沃。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

張榜評奇掘

朱養和評秋至冬始順時起事與前同意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惢。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絻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塤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春通〕秋金主聲故吹風動音。應兌之令。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

周元會評靜處義微

蘇軾評犯天之隆語奧極

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王爲句。記曰。馬牛羊。有在野。收之弗禁。此王今律所謂入官也天子之秋計也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靜處〔春通〕巳亥。陰陽六純之月。子午南北。二陸之極。故皆靜處。此與月令兩齋戒參看。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春通〕自冬至起數。故不言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絻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

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春通〕木落而斷伐臘月之木。其器牢趣菹人薪藿葦足蓄積〔春通〕水落而薪澤可久蓄。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春通〕連下句。通其積也。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春通〕游民也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春通〕食少而飢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臧之害也〔春演〕當藏不藏。霧氣陽陽。死生蟄鳴。爲其反于來復之候。貞元之道也。此可以言養生矣。故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張耜當弩銚耨當劒戟穫渠當脅軻蓑笠當

保鼎新評靜以養動玄筌穆然

乳穎達評容民畜衆

掠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春通〕古人寓兵於農之法。

朱長春評。月令而外。此中具四時五行。最詳。亦頗複出。想礫撰諸游士之手。各志所聞。亦多有義。皆小正支疏也。然而古之敬授時以重民紀。可見焉。

輕重庚第八十六　十

管子卷第二十四終